

# 末代王风

清  
少  
翁

萨本介 / 著

末代王风

诗心鸟

萨本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王风——溥心畲 / 萨本介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9  
ISBN 978-7-5434-7081-1

I. 末… II. 萨… III. 溥心畲(1896~1963) - 中国画 -  
艺术评论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4171 号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www.songyafeng.net](http://www.songyafeng.net)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刘 峥  
编辑助理 / 杨 健  
装帧设计 / 二月书坊  
印 制 / 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 8  
出版日期 / 200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7081-1  
定 价 / 8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327795

# 目录

耳顺重读溥心畬	...4
经典缘自皇家胎	...14
纤丝闪，悬起一颗心	...20
抚摸感	...24
天地人	...32
模糊三维	...38
鹤鸣空谷千峰转	...46
拧巴	...50
苍髯煤脸也风流	...54
黑锅底	...58
停舟邀月逝如斯	...64
远白没尘埃	...72
王者香	...76
任风吹起，随风飘荡	...86
翻覆岂凭空穴风	...94
自画像	...98
溥心畬简明年表	...104

# 耳顺重读溥心畲<sup>[1]</sup>

生不逢时儒子翁，  
残山剩水铸王风。  
襟怀超逸归唐宋，  
一叹悲凉艮古空。

宋美龄<sup>[2]</sup>欲从溥心畲习画，溥坚持拜师须行大礼，遂作罢。如遇他人，定会自寻变通方式，而绝不丢失这个向“上”攀附的机会，溥偏不。后宋改从黄君璧<sup>[3]</sup>游。如此才是溥心畲，变通便不是溥心畲了。

大清覆灭之时，溥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孩子，而宋欲拜师之时，溥已过“知天命”之年。在溥的潜意识里，王爷一定是终身制。拜师学艺，关乎“国体”，难怪入门一定要行大礼，原来背后另有一层道不出来的君臣观念隐于其中。

溥五岁那年进宫，慈禧<sup>[4]</sup>把他抱在膝上，出了题目让他作对联，他居然对答从容。慈禧大喜，除赏赐外，又言：“本朝的灵气都集于此幼童身上！日后此子必以文才传大名。”老佛爷果然灵验？！

溥心畲是庶出，同父异母兄溥伟<sup>[5]</sup>承袭了恭亲王<sup>[6]</sup>。民国后溥伟一心恢复帝制，是保皇的宗社党<sup>[7]</sup>急先锋，还差一点当了伪满洲国的儿皇帝，与民国结了仇。溥心畲因此被寄在庙里长大。距京四十里的京郊名刹戒台寺，便是恭亲王的家庙。溥从小的这段经历，无形之中在他的心灵上，附了一层终身与世无争的淡彩。

由于戒台寺地处京西丛山之中，溥儒因号“西山逸士”。世人喜大红大紫，世人追大富大贵。旧王孙恰降生在众人慕求的那种“富贵”之中，谁会把与生俱来的东西当回事呢？每个人追求的正是他不曾得到的东西。除了物质世界，天下还有很大很大一块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这正是逸士的索求。

老恭王对大清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如果没有他与洋人的周旋，恐怕大清撑不到20世纪；“老佛爷”如果没有他辅佐，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再说深了，如果没有他携李鸿章<sup>[8]</sup>办洋务，中国今天还不知是何等模样！

偏偏就有不识趣的人，喜欢自夸，而撞到了“枪口”上。逸士毫不含糊地对答，只须拿家珍两件，即可驳过自夸者的全部家藏。这位极不知趣者，便是大风堂主张大千<sup>[9]</sup>。一个还拿张大风<sup>[10]</sup>奉若神明的初出茅庐者，不可能想象“第二家庭”收藏着唐画《照夜白》<sup>[11]</sup>，不可能想到面对的这位爷，从小临的竟是天下第一书的晋人《平复帖》<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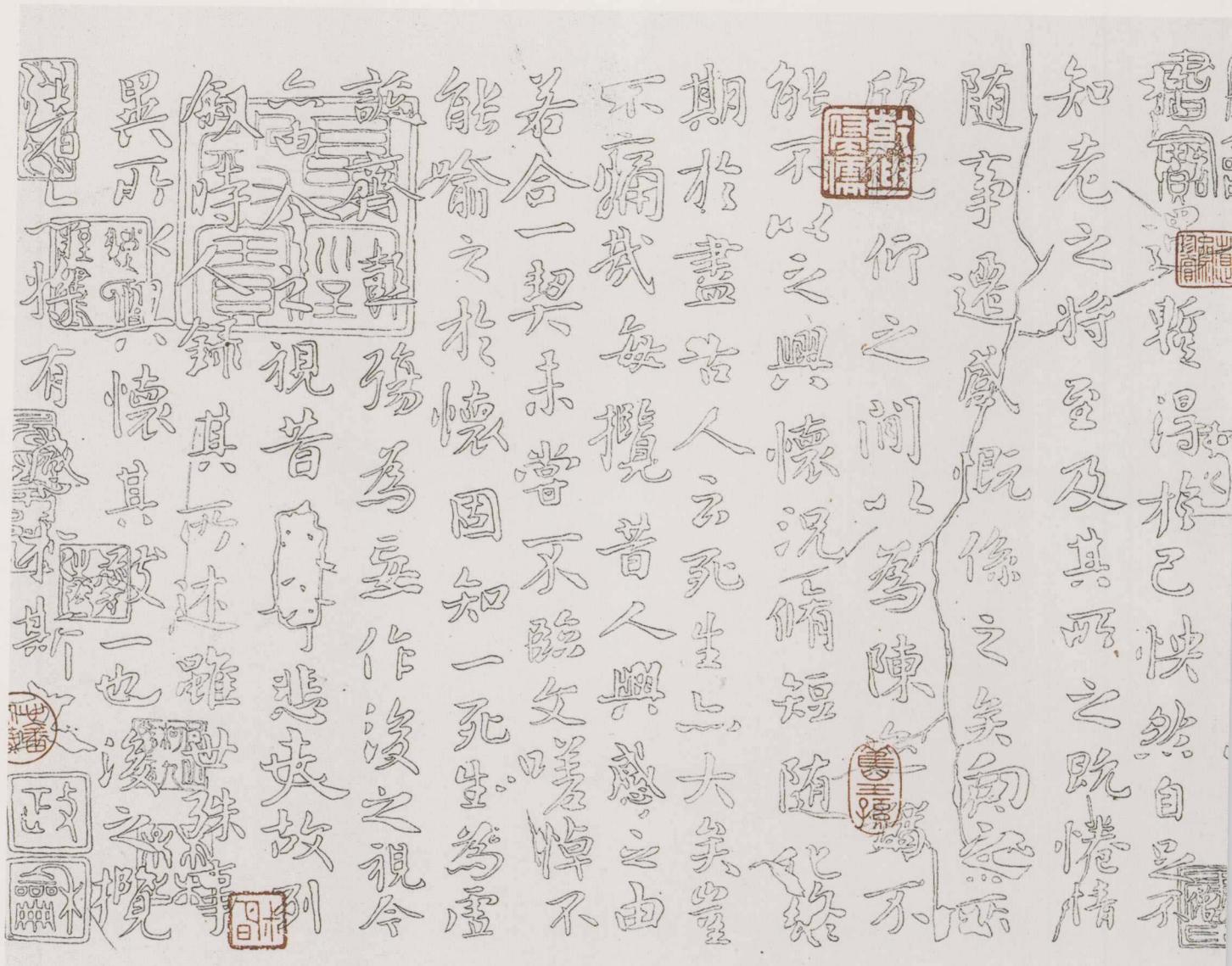
张大千初到北京，除了与陈半丁<sup>[13]</sup>闹了一起真假石涛<sup>[14]</sup>的公案，与徐燕孙<sup>[15]</sup>闹了一场笔墨官司而外，再有就是与溥心畲的“隔案传画”了。他们两人隔着画案，你在这边画几笔传给他，他在那边画几笔再传给你，灵犀之间，笔墨相通，最终一下子玩出一批难分彼此的嬉谑之作。“南张北溥”的叫法，便从一些小报记者的笔下流传开。在“王爷”逸士浑然不觉之中，张大千则是假借媒体，导演着一出王爷王府忽悠他自己的大戏！而就连这些游戏之作，最终也成了炒作者、好事者哄抬价格的猎奇之物。

怎么敢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把心放在肚子里，踏踏实实干一件连大人也难干成的大事儿？又怎么能设想一位任性的小王爷面对那么多的诱惑，从十二岁起遍临府内的晋唐名迹，光是用高古游丝就双勾了百卷之多！而且他自己没当回事，竟遗失了。后来是溥儒<sup>[16]</sup>有感于兄此功此志，特请其兄重摹一纸装裱成卷，这便是《溥心畲双勾定武兰亭卷》。有幸观赏此卷的人无不赞叹，功力醇厚，形神兼备，心平如镜。现如今书法界、绘画界的“腕儿”，恐怕还不如逸士当年的小胳膊“粗”呢！

每下一笔都有己意，笔笔融到画里去，才有整幅画传达的境界。若干笔万笔真能再现作者的本心，那每下一笔时，当下必定运足了气。由此顿悟：若气不能融到笔道里头去，那就不能叫“写意”，而只能叫“描绘”了。笔墨等于零乎？形式可代意乎？描充写乎？

“一”与“万”的心笔关系，就是写和意的关系。从小就悟到这层关系，并真正做到了心中有笔，笔中有心，便是溥心畲绘画、书法的“底儿”。

清皇族贵胄之男丁必修骑、射，这是满人看家的“把式”，不掌握一马中三箭，不可授将军以上之职。此外溥还拜了太极名家“鼻子李”<sup>[17]</sup>为师，据曾见过溥练拳的人讲，溥心畲可以在一张八仙桌之下，打过来，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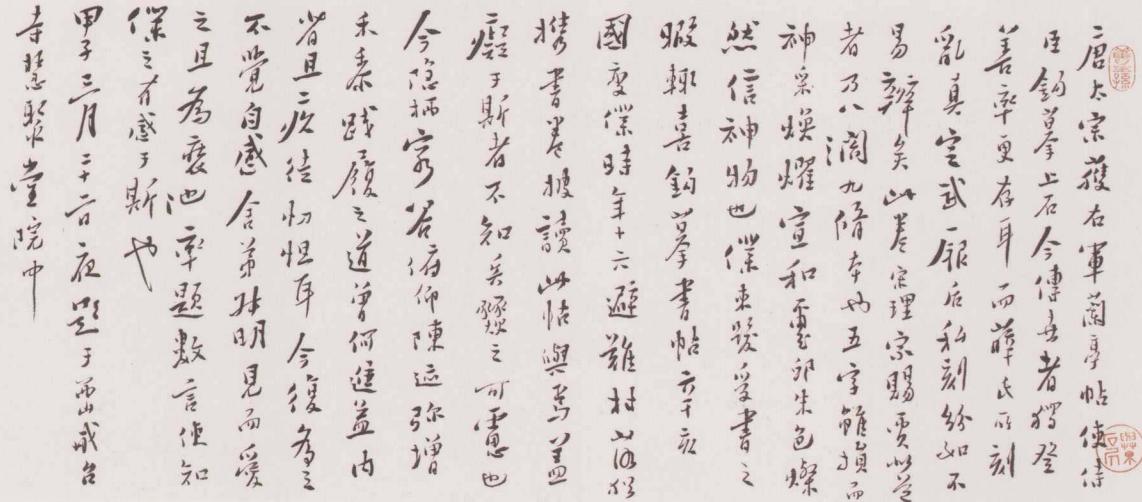


双勾定武兰亭

尺寸：31cm × 61cm

质地：纸本

于會稽山濱之謂脩禊事也。仰贊畢至，少長咸集，興地流激，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也。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双勾定武兰亭跋

尺寸：26cm × 63cm

质地：纸本

过去！虽然拳架过低会损寿，这搁一边，单单是功夫练到如此地步，便会令如今的“专业”汗颜吧！

骑射、拳架，与写字画画何干？不但相关，而且关系密切。古人把习文练武者归为“士”。所谓士、农、工、商。士便是那些重道义而轻生死的人，是可以豁出性命去为一种精神献身的人。没有这个气度，没有文才武略，没有过硬功夫，何谈成功？荆轲<sup>[18]</sup>便是一例。

溥吃相不佳，食量大而偏。凡他所好，便要吃够，不顾他人。菜一上，便被他霸住，直到盘光碗净，如若有人向他喜欢的菜伸筷，他便会怒目相视。由此可知，这位逸士也有“想不开”的时候，而且异常的率真“可爱”！

当年松风画会雅集，外屋书画，里屋琴弦。外屋人忽闻弦有“钢声”，众人惊异。随目望去，正是逸士在操弦。倘无功力，琴音便不会如此亮；倘无品性，弦外便不会如此“钢”。

溥画钟馗<sup>[19]</sup>，文憨武威，亦文亦武，堪称一绝。也许就是在画自画像吧。曾见宝古斋溥六尺整张的巨幅钟馗，笔道气壮如虹，力能扛鼎。若麓台<sup>[20]</sup>之笔被喻为金刚杵，心畲之笔则应呼为“杵(楚)霸王”了。

中国本土原生态的文化传承，讲究阴阳平衡，虚实平衡，文武之道也要平衡。独尊儒术和外来文化泊入中原，渐渐发生偏差，文人不再习

武，所以文人的笔下缺了阳刚。

元以后文人画，由于缺失了“武”的成分，故不能与古之士夫气、士夫画相提并论！溥之画风高古纯正，文兼武备矣。

画分南北，董其昌<sup>[21]</sup>始，何以南北，禅之偈耳。自元以降，自董以后，溥是真正做到既通文武，且擅南北的人。

至刚往往至孝。溥曾因母丧割舍心头之物《平复帖》。在情感与物质文化的天平中，显然逸士向情感倾斜。为此张伯驹<sup>[22]</sup>享了砸锅卖铁护国宝的美名，而逸士的一片孝心，又是何等悲、何等壮！世已无此至孝之人，竟无人感佩。这里还要附带一句，1937年以前流出恭王府的收藏多与溥心畬无关，一车一车的宝贝换银子，是溥伟拿去为复辟而兑成枪炮子弹了。

享受过大物质的人分两类，或痴迷依赖，若鸦片、白粉者；或能转化升华。逸士是把文化吃下去的人，逸士又是经过消化，把文化转化成自己的感受抒发出来之人。

不食人间烟火，才有溥心畬、文天祥<sup>[23]</sup>字里行间如出一辙的清虚纯净。

### 溥诗《落叶》

昔日千门万户开，  
愁闻落叶下金台<sup>[24]</sup>。  
寒生易水荆卿去，  
秋满江南庾信<sup>[25]</sup>哀。  
西苑<sup>[26]</sup>花飞春已尽，  
上林<sup>[27]</sup>树冷雁空来。  
平明奉帚<sup>[28]</sup>人头白，  
五柞宫<sup>[29]</sup>前蔓碧苔。

微霜昨夜蘋门<sup>[30]</sup>过，  
玉树飘零恨若何。  
楚客<sup>[31]</sup>离骚吟木叶，  
越人清怨<sup>[32]</sup>寄江波。  
不须摇落愁风雨，  
谁实摧伤假斧柯<sup>[33]</sup>。  
衰谢兰成<sup>[34]</sup>堪作赋，  
暮年丧乱入悲歌。

萧萧影下长门殿<sup>[35]</sup>，  
湛湛秋生太液池<sup>[36]</sup>。  
宋玉<sup>[37]</sup>招魂犹故国，  
袁安<sup>[38]</sup>流涕此何时。  
洞房环佩伤心曲，  
落叶哀蝉<sup>[39]</sup>入梦思。  
莫遣情人怨遥夜，  
玉阶明月照空枝。

叶下江皋蕙草残，  
登楼极目起长叹。  
雁门<sup>[40]</sup>霜落青山远，  
榆塞<sup>[41]</sup>秋高白露寒。  
当日西陲<sup>[42]</sup>征万马，  
蚤时南内<sup>[43]</sup>散千官。  
少陵野老<sup>[44]</sup>忧君国，  
奔问宁知行路难。

孤骚，与柴米油盐无涉。溥诗溥画以悲为最，身世使然。

虚实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关系，如功是实，气则为虚；行为实，神为虚；骨为实，肉为虚；理为实，念为虚；有什么实，便有什么虚；有多少实，便有多少虚。虚实互补，虚实相应，虚实对立，虚实统一。持此可观任何人，任何事。

晚年一位朋友去拜访溥心畲，衰迈的老人信手画了一个头像，并在头上特意添了一笔“绿”，然后指着画上的绿，对朋友说：“这就是我！”朋友无言。老人虽洒脱，但这种自嘲式的超然，究竟带多少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作为一个男人，这里头的自尊与羞辱，即平常人也难面对，更何况封建王爷！如今在这灰色幽默的背后，已无人能解读这其中太深太深的隐痛了！

王爷面对社会之变，简直就是傻子，不知今昔是何年；王爷面对新世俗，只有被骗。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王爷到了台湾，彻底垮了，变成虞姬<sup>[45]</sup>虞姬奈若何，漏雨的居所，窘迫的日子，背叛自己的继室……逸士逸不起来了。一片“落叶”，任风吹起，随风飘荡！

画何以形神？虚虚实实如人。宫廷士夫民间，三者逸士占全。晋唐宋元明清，双肩担着画魂。人生不曾设计，享过大贵大名。又陷国破家

亡，千疮百孔彷徨。松雪<sup>[46]</sup>屈节愧祖，逸士笑傲儿皇。石涛一心迎驾，逸士甘寂清贫。只有八大<sup>[47]</sup>堪比，气格亦各有灵。风骨虽寓中庸，儒名未辱寸分。魏晋风流独领，终身未仕凝魂。武林艺林不让人，皇宗犹败我尊。

溥心畬赶上了大戏的最后一幕，他的血统、家庭、环境、教育、生活与平民隔如天壤，自他而后，史断王侯。虽然两岸操不同的政治尺准，给溥的身后带来阴影，随着历史一页页翻过，不可能再有这么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溥的一生是心灵被“千刀万剐”的一生，溥的一生又是王冠落地那一刹那就注定的绝版人生！溥的人生艺术衔接着中华文明的远古、中古、近代，随着农耕社会的不再，随着满清王朝的倾覆，逸士强忍着悲凉，用一生唱完最后一曲悲壮。大幕随即落下，溥心畬——王归于民，艺归于心的作品，便成了绝唱，便入了永恒！

#### 注释

- [1]. 溥心畬(1896 – 1963年) 北京人，名溥儒，字心畬，号西山逸士，清宗室。道光帝之曾孙，恭亲王奕訢之孙，贝勒载滢子。1949年去台湾，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著作有《四书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毛诗经义集证》、《十三经师承略解》、《慈训纂证》、《西山集》、《寒玉堂画论》、《溥心畬先生诗文集》等。
- [2]. 宋美龄 (1897 – 2003年) 原籍海南文昌，曾在美国乔治亚州威斯理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于1949年随蒋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妇女工作会指导长等职。擅长国画，笔法清丽。
- [3]. 黄君璧 (1898 – 1991年) 近现代画家。字君翁，广东南海人，擅山水，亦能作工笔仕女和花鸟。
- [4]. 慈禧 (1835 – 1908年) 即西太后，清咸丰帝之妃，同治帝之母，后为皇太后，通称慈禧太后。同治、光绪两朝独揽大权达47年。
- [5]. 溥伟 (1880 – 1937年) 溥心畬同父异母兄。清宗室，为第二代恭亲王，史称“小恭王”。宗社党骨干分子。
- [6]. 恭亲王 (1832 – 1898年) 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弟。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七日入值军机。咸丰七年授都统，翌年授内务府大臣，后被封为“议政王”。
- [7]. 宗社党：1912年清皇室良弼、溥伟、铁良等组成集团，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被称为宗社党。
- [8]. 李鸿章 (1823 – 1901年) 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府，镇压太平军。同光以来举办洋务，并主持外交，累官两江，湖广、两粤直隶各地都抚、北洋大臣、太子太傅、大学士，封肃毅侯，谥文忠。
- [9]. 张大千 (1899 – 1983年) 近现代画家。原名正权，后名爰，号大千、大千居士，

以号行。四川内江人。画室名大风堂。

[10]. 张大风（？—1662年）张凤，清代画家。字大风，号升州道士、上元老人。江苏南京人，工篆刻、诗词，尤善画山水、人物。

[11]. 《照夜白》：纸本，水墨。传为唐韩干所作，无款印。现存英国。

[12]. 《平复帖》：墨迹，纸本，草书九行，无款，传为西晋陆机书。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3]. 陈半丁（1876—1970年）近现代画家，原名年，字静山，浙江绍兴人，曾得任伯年、吴昌硕指授，山水、花鸟兼善。

[14]. 石涛（1642—1707年）清代画家，本姓朱，名若极。籍贯广西。为僧后法名原济，字石涛。题画别号甚多，如苦瓜和尚、清湘老人、清湘陈人、大涤子、瞎尊者、阿长、济山僧等等。

[15]. 徐燕孙（1898—1961年）近现代画家，名操，原名存昭，生于北京。擅长工笔人物。

[16]. 溥儒（1906—1962年）溥心畬弟，字叔明，精通诗词书画。

[17]. 鼻子李（1851—1917年）李瑞东名树勋，号瑞东，又号烟霞逸士。清朝直隶武清城内人氏，一生历经六大名师传授武功，得内外家各大门派的武学真谛，创李派太极拳。

[18]. 荆轲（？—前227年）战国卫人，称荆卿，后刺秦王，被杀。

[19]. 钟馗：传说中降妖驱邪的英雄。

[20]. 麓台（1642—1715年）王原祁，清代画家。字茂京，号麓台，江苏太仓人，王时敏孙，官至户部侍郎。擅山水，“四王之一”，为“娄东派”之鼻祖。

[21]. 董其昌（1555—1636年）明代书画家，鉴赏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擅山水，为“华亭派”代表，倡“南北宗”论。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家。

[22]. 张伯驹（1898—1982年）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书画家、收藏鉴赏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

[23].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宋江西吉水人，官至江西安抚使，后任右丞相。为挽国运，转战东南，兵败被俘，英勇就义。有《正气歌》以见其志。

[24]. 金台：战国时燕昭王筑台，置千金其上，招揽贤才，后称黄金台、金台。

- [25]. 庾信（513—581年）北周文学家，字子山，南阳新野人，初仕南朝梁，出使西魏，被强留，屈仕敌国，后又仕北周虽居高官，内心痛苦，仍怀念南朝。
- [26]. 西苑：皇家林园。
- [27]. 上林：上林苑，皇家游乐打猎之林园。
- [28]. 奉帚：持帚洒扫。
- [29]. 五柞宫：汉官名。
- [30]. 莛门：地名，即薌丘，故地在北京德胜门外。
- [31]. 楚客：即诗人屈原，战国楚国人，官至三闾大夫，后遭放逐，投水自沉，《离骚》为屈原的代表作之一。
- [32]. 越人清怨：当指《越人歌》，古歌谣。
- [33]. 斧柯：斧柄，常比喻政柄。
- [34]. 兰成：庾信乳名。
- [35]. 长门殿：汉官名。
- [36]. 太液池：池名，汉太液池在建章宫北。
- [37]. 宋玉：诗人。战国楚国人，屈原弟子，《招魂》为宋玉的作品。
- [38]. 袁安：字邵公，东汉汝阳人，官至司徒，因和帝幼弱，外戚专权，每论国事，总是呜咽流涕。
- [39]. 落叶哀蝉：《落叶哀蝉赋》传为汉武帝为思念李夫人而作。
- [40]. 雁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唐时山上置雁门关。
- [41]. 榆塞：本指榆林塞，也用做边塞的通称。
- [42]. 西陲：西境边远地。
- [43]. 南内：唐兴庆宫，原是玄宗为藩王时的故宅。
- [44]. 少陵野老：汉宣帝许后之陵为少陵，杜甫曾在陵西居住，故自号少陵野老。
- [45]. 虞姬：秦末人，项羽姬妾，名虞（一说为姓）常随军中。汉兵围垓下，羽悲歌，虞和之。
- [46]. 松雪（1254—1322年）赵孟頫，元代书画家，字子昂，号松雪，又号水精宫道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擅画人物、鞍马、竹石、山水，工书法，世称“赵体”。
- [47]. 八大山人（1626—1705年）朱耷，籍贯南昌，明朝宁王朱权的后代。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做道士。号八大山人、雪个等，清初著名画家。

# 经典缘自皇家胎

最近在世纪坛有一个“古典与唯美”展<sup>[1]</sup>，展品中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古典主义<sup>[2]</sup>油画，看过之后，一下子对古典的由来，对古典的样式，对什么是真古典，什么是演绎的古典，甚至什么是假古典，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事情怪得很，没想到看西方古典的油画，会让我们领略出自己文化中的真伪来。

因为一直在琢磨溥心畲，所以很容易拿他来“对号入座”。我们关注的恰恰就在：什么是亲笔溥心畲；什么是代笔，也就是半真半假的溥心畲；什么是完全伪造的溥心畲。

看溥心畲真假，与区别其他画家作品真伪有很大不同。看其他人的真假，精力集中在这个人的技法上便可，或关注这个人的优长，或留心这个人的习气，甚至是专挑这个人有什么“毛病”。溥心畲的真伪，不是出在纯技法上，除法理而外，主要差异在溥的出身、经历、环境、学识、修养这些“软件”上，也就是说，出身高贵、落差极大、学养敦厚。溥的书画是在这么个平台上，自发地“流”出来的。

就拿一个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吧，已很难想象出当年的“王爷”！这个爷是等级森严的，这个等级还要深入到生活、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细节里头去。能不能品出溥心畲的笔道里透着一股王者的静穆？

这股爷劲儿，有溥心畲祖上十几辈遗传下来的；也有他生下来以后，别人惯的；有他祖传马背上的硬功夫；也有他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还有他的修养、定力和驾驭笔墨的能力；更有他自知学识修养，已经到了同时代不二的那种自信。

最不好模仿的还不止于此，那是他过的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是一时不如一时的破败日子。倘若普通百姓人家，并不稀奇。难得是这位几近九五之尊的末世皇兄，竟能把如此巨大的人生跨越，用超



一流的艺术手段共之于众，传之于世，创下了整个华夏文明史、整个中国绘画史的唯一！

练字，说你练什么帖，叫什么什么“底儿”；练出来的面目，叫什么什么“面”。皇家气派应该说是溥心畲的底儿，悲凉凄寂应该说是溥心畲的面。这一底一面，如能沾上一头均属不易，更何况两头都亲历了，两头相距天壤，且两头都相当地道！难怪倪云林<sup>[3]</sup>的画在溥画面前也矮了一截，倪抛露的是士大夫级别的心迹，溥抛露出的是他皇家腔子里的那颗悲心。

造假是没尝过，楞要说这东西是什么滋味儿；  
造假是大字不识几升，胡吹四书五经能倒背；  
造假是根本没发达过，瞎编身世曾似红楼梦；  
造假是明知自己实力不够，故作狐假虎威状。

创作、代笔、造假是绝不一样的过程。动笔一刹那的心里活动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

艺术是把真最大化。  
造假是把假最大化。



屏风

尺寸: 26cm × 5.5cm × 12

质地: 纸本